

“空想者”圣西门,为理想折腾到死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1823年3月9日,在法国巴黎一个破落的院落里,一位老人将手枪瞄准自己的头颅,连扣了7次扳机,唯一命中的一发子弹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并穿过他的头颅。然而这位老人却没有死去,疼痛难忍的他挣扎着敲开了附近一位医生的房门。在医生的抢救下,他居然活了下来。这位纠结而折腾的自杀者,就是法国大思想家圣西门。

但凡学过初中历史或政治的

人,大约都会记得圣西门。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这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法国人,出现在法国19世纪早期的思想史中,马克思把他与另外两位思想家并列为所谓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鼻祖。不过,从这种干巴巴的描述中,恐怕很难概括圣西门这一辈子是何等波澜起伏。

如果只看他悲惨的自杀经历,很多人会先入为主地把他想象成一个一生不得志的loser。事实恰好相反,圣西门出身大贵族家庭,族谱能上追到法国的开国之君查理大帝。更难得的是,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爵爷不仅高贵多金,头脑还异常聪慧,卢梭在与

成为未来最博学的思想家。只是,让大思想家卢梭没有想到的是,身为高富帅的圣西门并不满足于只成为一个思想家。23岁那年,圣西门远渡大西洋,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由于屡立战功,华盛顿甚至亲自为他颁发了辛辛那提勋章。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大革命又开始,圣西门不顾自己的大贵族身份,毅然投身到了这场平民革命之中。革命的硝烟洗荡了圣西门的家产,但却带不走他的智慧,凭借其聪慧的头脑和过人的眼界,圣西门开办了法国最早的信托投资公司,并因此成为富翁。

对于任何一本传记来说,主人公拥有如此传奇的经历似乎都

足够了;然而对于圣西门来说,却依然不够。包含着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圣西门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贵族爵位,以平民身份自居,当时,贵族把平民蔑称为“白痴”,圣西门便给自己起了新名——“白痴公民”。这位“白痴公民”醉心于设计一种使所有人获得平等的新制度——他将之称为“社会主义”。圣西门将自己的万贯家财投入其中,然而获得的却总是碰壁和奚落。最终,耗尽自己资产的圣西门饱含着对“黑白颠倒的世界”的愤怒,选择了举枪自尽。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被抢救下来的圣西门直到两年后才去世,临终前,医生问他,“你现在难受吗”,圣西门回答,

“不难受,或许我是在撒谎,但说这个没意思,让我们谈谈社会主义吧”。圣西门讲了许多,最后抬起手说,“我们稳操胜券”,圣西门带着这样的信心含笑而终。

出身于名门望族,经历过战争与革命的激荡,拥有最为聪慧的头脑,赢得了无尽的财富,却最终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被上天给予了太多恩惠的人,圣西门原本可以度过幸运的一生,在他的人生当中,只要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停下,安于现状,他都将成为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圣西门却为了自己的理想一刻也没放弃前行——虽然这位伟大实践者的理论,被后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里,成龙主演的《天将雄师》突然火了,短短半月内狂揽近7亿元人民币,雄踞春节贺岁档电影票房榜首位。抛开影片的大制作和全明星阵容不谈,电影的本体对于时下的中国观众来说的确很新鲜——一支古罗马军团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最终被汉帝国的都护府“化敌为友”安置在西域的疆土。且不说这个故事中的“丝绸之路”、“化敌为友”等字眼紧扣当下中国的主旋律,单是汉家战将战胜并收服了罗马军团这个噱头就足够让中国观众兴奋了。《天将雄师》号称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但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汉朝与罗马真的有过接触吗?这两个大帝国接触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本报记者 王昱

《天将雄师》中的古罗马军团与汉朝真的有过接触吗?

Duang, 当汉朝遇上罗马



图为电影《天将雄师》剧照

军事:打没打过扯不清

《天将雄师》借用的故事原型,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曾被中国媒体和学者炒了无数遍的“骊靬古城传说”——据说在甘肃境内有一座罗马城,是汉朝军队俘获的罗马战俘在此建立的,现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具有古罗马体貌特征的当地居民,就是那些战俘与当地通婚的后裔。这个说法其实并非中国学者原创,而是炒了英国汉学家德效骞教授的冷饭。

上世纪50年代,德效骞教授在阅读《汉书》时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载: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匈奴首领郅支单于在西域地区突然发难,向汉朝中央政权挑战。由于事出突然来不及向皇帝请示,汉朝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假传圣旨调动军队,与匈奴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打了一场大仗。在战斗过程中,汉军发现匈奴军中有一支奇特的部队:“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重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

会结阵、会筑城,这一板一眼的作战方式跟匈奴骑兵“有组织无纪律”的战法很不一样,估计是把当时的汉朝人惊着了,而被这段记录所震惊的显然是汉学家德效骞。这位教授一口咬定: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因此,他们是一支被匈奴单于雇的罗马军队。那么,这支罗马军队来自何处?德效骞教授脑洞大开,一口咬定:它就是与安息帝国作战后失踪的罗马军团。

无巧不成书,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与安息帝国在今天的伊朗境内爆发了著名的卡雷战役,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带领着罗马军团远征由波斯人建立的安

息(帕提亚)帝国。他的儿子小克拉苏与他一同出征。战役过程中,小克拉苏率领1800人,想绕到安息军队的后面实行突袭,但中了埋伏,他的士兵多数被杀死,一些人被俘虏。老克拉苏背水一战,最后兵败身死。据罗马历史学者普鲁塔克说“一万人被生俘”。

这边一万人被俘,那边冒出百余名“黑户”。德效骞教授推论,这些人辗转来到了中亚,投靠了匈奴人,做了匈奴人的雇佣兵,17年之后,他们与汉朝军队遭遇,于是成全了《汉书》中的那段记载。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脑补,则可以想象这批人战败之后,被汉朝军队俘虏到甘肃境内安顿下来,成就了骊靬古城的传说。

虽然这个故事曲折动人,离奇惊险,但历史毕竟不是靠编故事来服人的,这个故事中有几处硬伤,怎么也说不上。首先,相隔17年,远隔数万里,在没有任何历史确证的情况下,硬说一支被俘的军团有能力辗转来到中亚,这个说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其次,鱼鳞阵和重木城在当时并非如德效骞教授所言是“古罗马独有的技术”,这两招其实也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既然是学来的,自然可以被学走。正如不少质疑者指出的一样,陈汤在吉尔吉斯斯坦遇到的到底是罗马军团本身,还是这支军队的徒弟,本身就存疑。更何况,这支军队被汉军俘虏后,根据《汉书》的记载,被就地分送给了当地的十五个部落首领,以感谢他们配合汉军作战。

这样说来,即便罗马军团真的与汉军交过手,骊靬城也绝非传说中所讲的那样是他们最终的归宿。那支神秘的罗马军团,早已消失在中亚的莽莽草原中。

外交:都说自己是大哥

罗马与汉朝在军事上比没比划过扯不清,外交上又如何呢?按理说,派几名使节互通个信儿要比派一支军团不远万里前去掐架容易得多,然而不幸的是,在可靠的历史材料中,人们找到的汉朝与罗马的外交来往却驴唇不对马嘴——双方都说对方不远万里,跑来认自己当大哥。

公元1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在史书中记载了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时期的外交情况:“即便不属罗马帝政所治的地方,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强盛,见罗马人而生敬心……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定交好之约。”注意,文中所说的赛里斯,其实指的就是汉朝。按照佛罗鲁斯的说法,汉朝应该给罗马上过贡,不过,但凡熟悉一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人估计都会把此话当做笑话听。1840年中国国门被炮舰洞开之前,历代中原王朝从来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北宋被揍成那样了还非得把给辽国的赔款叫“岁赐”,罗马有啥能耐让汉朝上贡?考虑到佛罗鲁斯此人是屋大维的终身铁粉,这段记载恐怕是有意在为皇帝吹牛。

罗马人拿汉朝吹牛,汉朝这边也能吹。《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不珍异,疑传者过焉。

应当说,相比于罗马人仅仅提了一个“赛里斯”的国名,汉朝的史官似乎更专业些,把罗马国王(实际上是皇帝)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叫安敦。据史

学家结合文中所记年代考证,这个安敦可能就是罗马“五贤君”中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诺斯,其在位时间是公元161-180年,时间上似乎也得上号。只不过,看看这位安敦国王拿给汉朝皇帝的礼单,无非是象牙、犀角、玳瑁的“土特产”,与土豪的罗马相比,这份礼单倒更像是哪位不知名的非洲酋长开的。更何况这段见于中国史册中的朝贡记录,在罗马历史上丝毫不见记载。所以目前的历史学者倾向于认为,这很可能是某个西亚商人为了骗取汉朝皇帝回赐而搞的冒名顶替事件,毕竟我国古代朝贡从来都讲究个“薄来厚往”,哪个商人如果能打着罗马帝国的名义搞这么一趟,那无疑是赚大发了。

总而言之,与电影中罗马军团士兵和汉家将军“同唱一首歌”不同,真实历史中的罗马与汉朝似乎没啥缘分。罗马与汉朝唯一一次最有可能的“亲密接触”,是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的使臣甘英,他率领使团一路向西,一直到达了安息帝国西界的西海(波斯湾)沿岸。只要再前进一步,甘英就能到达罗马。然而,考虑到若汉朝直接开通了与罗马的商路会损害其垄断利益,安息人吓唬甘英,向他备陈渡海的艰难。生长于内陆的甘英被吓住了,只留下了“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的记载。

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最终没有打通汉朝与另一个辉煌文明间的鸿沟。这个生长于黄土地的王朝,在浩瀚的海洋前停下了前行的脚步,只能隔着瀚海,遥望和想象一下彼岸那个遥远的文明。